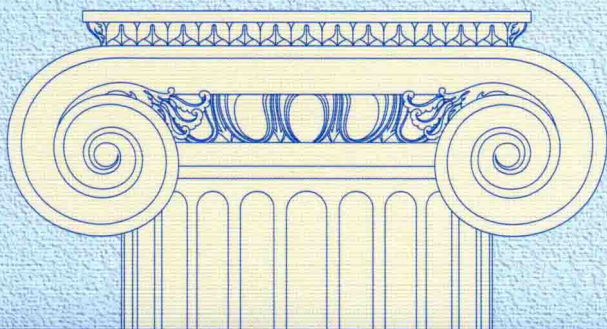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 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研究

石敏敏 章雪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包利民 章雪富 ■ 主编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 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研究

石敏敏 章雪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研究 / 石敏敏，
章雪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1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161-9482-9

I. ①从… II. ①石…②章…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②西方哲学—中世纪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1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的
哲学主流研究”（批准号10BZX046）成果

目 录

导 论	(1)
一 哲学的新趋势	(2)
二 自然历史观念和“去希腊”	(5)
三 主体历史观念与“去希腊”	(10)
第一章 希腊化哲学的怀疑主义效应	(14)
一 怀疑派与实体论的颠覆	(16)
二 怀疑派的批评与斯多亚学派的修正：从知觉 到意愿	(21)
三 怀疑派的批评与中期柏拉图主义体系性 想象的动摇	(26)
四 新柏拉图主义之于怀疑派的回应：从知识 到实践	(29)
第二章 希腊化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实践性和宗教性 ..	(37)
一 希腊化哲学与后形而上学	(38)
二 自然与伦理	(44)
三 自然理性和神意	(51)
四 自然理性与宗教意识	(53)
五 哲学的实践性和个体的宗教性	(60)
六 从“是”到“应是”；从“知道自己”到 “关心自己”	(76)

2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希腊化……哲学研究

第三章 希腊化哲学的自然历史观念	(87)
一 雅典时期希腊哲学的“是”与“真”	(88)
二 希腊化哲学的“是”与“感知觉”	(95)
三 希腊化哲学的“是”与“行动”	(98)
四 斯多亚学派的自然历史观念	(104)
五 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终末论和时间意识	(109)
六 个体的历史实在性	(113)
第四章 存在和行动	
——普罗提诺的古典拯救和解构	(122)
一 普罗提诺与古典的张力	(124)
二 “存在”和“行动”：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到 奥古斯丁的“经世的救赎”	(128)
三 太一作为行动的本体与作为本体的“不是”	(140)
四 理智的实现活动与其所是	(160)
五 “神圣质料”问题	(170)
六 灵魂本体的主体性：“是”与“行动”的分离	(176)
第五章 奥古斯丁：时间、历史和上帝	(191)
一 时间问题：从普罗提诺的古典到奥古斯丁 的现代	(191)
二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念和自我根源	(205)
三 作为“新该隐”的罗马和诸神的“共同体”	(221)
四 历史的终末论	(237)
五 位格的历史和历史的位格	(257)
六 “复活之子”和教会的公民性	(273)
七 “怜悯之地”和历史神义论	(290)
八 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306)
参考书目	(324)

导 论

关于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的西方思想分期，现代学者存在许多争论。传统地讲，学者们通常称公元前 334 年到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征服埃及的历史时期为希腊化时期，通常称公元 3 世纪中叶到 5 世纪为古代晚期，而称公元 6 世纪到 13 世纪为中世纪。自然地，这个分期也会存在许多困难，例如无法准确命名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中叶之间的思想史，或许我们可以称为罗马哲学时期，因为罗马本土哲学例如斯多亚学派三大大家（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与新柏拉图主义创立者普罗提诺都生活于这个时期。这种思想分期的第二个困难是，越来越多现代学者会批评说它使得整个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6 世纪的思想史变得如此支离破碎，仿佛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连续性和连贯性。它还造成了第三个困难，这就是缺乏对公元 6 世纪之后即所谓中世纪思想与此前的千年（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的关联性理解。而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元 6 世纪之后的思想与之前千年至少也与之前的五百年（公元 1 世纪到 5 世纪）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

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希腊化到中世纪的思想史分期。在此潮流的推动下，有些学者主张将整个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都称为中世纪早期，其目的在于显示公元前 4 世纪之后整个西方思想史与公元 6 世纪之后思想的关联。这诚然有其合理性，因为

中世纪与希腊化以后的思想关联似乎确实并不弱于中世纪与雅典时期希腊哲学的关联，但仍然不能够被批评说有过度关联之嫌，因为显得相对薄弱的希腊化形而上学思想并不是中世纪哲学的根源。多数学者则倾向于把公元1世纪之后到公元5世纪哲学称为中世纪早期，主要原因是无论就历史还是思想上讲这个时期的思想更像是公元6世纪的一个预备。从历史方面来说，公元5世纪开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古代罗马帝国为遗产，公元8世纪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逐渐推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称古代罗马帝国为中世纪早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思想史方面也能够充分体现历史的延续性，因为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无论哲学主流还是基督教统绪都是公元6世纪之后西方思想的预备，尤其公元四五世纪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各自展开的思想传统，更预示着公元11世纪基督宗教分裂的肇始。因此，我们其实很难把公元1世纪到5世纪的思想传统与公元6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思想传统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称公元1世纪到5世纪为中世纪早期。

一 哲学的新趋势

本书正是在这种重估中世纪哲学及其思想史源流的背景下从事研究和写作。本书把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0年称为希腊化时期，把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称为中世纪早期。希腊化时期意味着城邦时代希腊哲学的结束和地中海世界大变乱时期哲学的新主题，中世纪早期则显示基督教思想在希腊哲学的复杂背景下的突围和奠基。虽然这样的思想分期可能仍然显得勉强，或许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尤其如果考虑到这样的分期会割裂希腊化哲学某些学派的整体性，例如把斯多亚学派早中期分在希腊化时期，而把斯多亚学派的晚期划在了中世纪早期，然而这既是无奈

之举也是次要之举，正如前面提到的，现代学者的激进观点倾向于把雅典之后的希腊哲学整个划入中世纪，这容易丧失希腊化哲学的独立性（无论主题还是思辨形式上）。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还是把早中晚三期的斯多亚学派合为一个思想潮流，而不拘泥于历史分期的局限。就此而论，本书把希腊化哲学的主要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统称为希腊化哲学，并从这三大流派描述希腊化哲学主题所引发的中世纪效应，而在分析中世纪早期即公元1世纪到5世纪哲学时，本书则以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为代表。

希腊化三大哲学主流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已经迥异于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他们的哲学是实践性的，并不谋求提供强有力的形而上学论证，也不考虑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证。诚然他们在自然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探索上取得了新进展，但是他们并不谋求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形态，也不谋求作为形式论证的哲学知识。我们不能用雅典时期的哲学智性形式评价希腊化哲学的典范，因为他们造成了哲学新的趋势，作为实践哲学的新趋势。雅典时期的哲学典范致力于完整的哲学知识门类和辩证探索的方法，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把哲学思考从形而上学、数学、知识论、伦理学一直延伸到城邦政治和经济学领域。希腊化三大哲学流派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模式，他们似乎也没有致力于某种“完整知识”的哲学诠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一种新的哲学趋势。这三大主流学派，与他们之外的其他学派例如柏拉图学园、犬儒主义、麦加拉学派和昔勒尼学派等，都试图展现雅典时期哲学之外的新趋势。客观地讲，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趋势，它推动哲学逐渐离开希腊哲学的雅典模式，而造成一种更具生活形式的知识活动。

可以说，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思想家在宏大的哲学知识观念层次处在萎缩状态，然而他们在局部层面例如哲学专注于自身和

4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希腊化……哲学研究

重建自我的形而上维度上却形成了更深的洞见。斯多亚学派在社群伦理的观念上尤其在基于社群伦理的政治观念的解释上提供了一种独立的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洞见，这就是在世界公民和自然法传统之间建立起来的更紧密的联系。西塞罗则在政治哲学方面例如“混合政体”、“自然权利”、“公民宗教”和“修辞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贡献，为自我维护的社群性提供一种基于权利的说明。然而这些努力都还只是罗马共和政体没落时期帝国体制行将开启过渡环节的知识探索，还不足以构成并支撑雅典时期思想家们单纯理性的乐趣，不具有如同雅典时期哲学家们因着坚执理智所造成的哲学伟业。希腊化哲学这种单纯智性兴趣扩张上的自我限定性，相对于雅典时期希腊哲学而言还处在典范的缺失时期。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并不是如同雅典时期的思想家那样致力于拓展知识的疆土，有关纯粹理论知识的惊奇感不再被列入哲学的门墙，然而他们确实在尝试建构独立的独特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最清楚不过地呈现为哲学的实践性和宗教性。虽然哲学的体系性不再是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家优先考虑甚至不再成为其考虑的内容，虽然哲学不再以建构体系为其雄心，虽然从体系性层面来说希腊化和中世纪哲学似乎处在失范之中，然而希腊化哲学对于伦理学的兴趣以及中世纪早期哲学对于宗教的深刻理解，使得实践性和宗教性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的重要特质，并引发了哲学的变革。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雅典时期的哲学与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之变归结为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之争，还可以称为哲学与神学之争，而在早期中世纪的神哲学内部则又存在多元传统。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诚然也是主张实践性的，例如他们关心城邦的政治问题；然而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哲学则完全是实践性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世界城邦的政治以及更原始意义上的个体性生存或者说自我保存问题，因此实践的含义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在这种新的“实践观念”下，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发展出更加纷繁芜杂的论述主题，许多主题甚至无法归类，而且还有许多新的主题，例如有关自然法、自我之爱、专注等主题。限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会聚焦于不同学派思想具体层面的思想细节，而是希望努力建构这些细节背后的哲学或者说思想趋势，或者可以说是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去希腊”趋势。虽然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带有明显的希腊哲学的形式包括术语和某些方法上的，然而它确实又是“去希腊”的，并且“去希腊”成为它的身份意识，这尤其在哲学的实践性和宗教性意识中得到体现，而实践性和宗教性两个主题的推动以及对于圣经的法律传统的理解，最终又塑造了奥古斯丁思想的历史维度，开启了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新旅程。

这也意味着本书并不是致力于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编年史、学派史和观念史研究，而在于探讨这个时期的哲学趋势以及这种趋势背后的历史观的形成。希腊化哲学的实践性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宗教性是现代世界观的一个前奏，哲学的历史观念则正是此后哲学的激动人心的趋势，它基本上奠定了这个时期之后哲学阐释的主要框架，使哲学和此后的神学向着人类自我知识的历史向度进行充分拓展，并以自我知识的实践揭示历史观念的深刻意识，而奥古斯丁则为此提供了广泛和充分的阐释。本书致力于描述这种实践性哲学的内容以及宗教性意识的历史维度的开展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后续进程。

二 自然历史观念和“去希腊”

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实践性、宗教性和历史性意味着这个时期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去希腊”趋势，而这时期哲学“去希腊”的力量却是哲学中的反对派怀疑派激烈推动所致。怀

疑派对于希腊哲学的挑战，或者说怀疑派对哲学的思想方式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它对真理观念及其标准的挑战。希腊哲学的努力在于建构哲学作为真理把握方式的理智之道，然而怀疑派却从真理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主体、认识标准、逻辑等全面质疑，虽然极端但彻底地批评真理认识的可能性，从而也质疑真理存在的可能性，并把哲学从单纯的认识活动推向实践活动，甚至使希腊化哲学如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最初所希望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上的伦理学土崩瓦解，把哲学从作为普遍知识的形而上学探索的努力中释放出来，而转向个体性知识，改变了哲学自我建构的努力方向，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基于个体性实践的伦理感知。哲学伦理不再建基于知识之上，而是建基于生活之中；不是建基在城邦之上，而是建立为自我的规训；伦理生活也不是建基于知识的真理，而是建基于个体自我把握的表象。怀疑派对伦理主体的重新确认，推动了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去希腊”意愿。

怀疑派对哲学思辨的颠覆性批评直接推动了希腊化哲学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新趋势。如果我们可以称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为实体性哲学的话，那么希腊化哲学则进入了主体性哲学时期。怀疑派质疑实体知识的可能性推动哲学家们进一步悬搁有关“是”的形而上学讨论，而这曾是雅典时期希腊哲学的主题。希腊化哲学则进展为关于“谁”和“如何”的讨论，从“知道我自己”进展为“关心我自己”。中世纪早期哲学又使得希腊化主体性哲学主题更趋复杂，它探讨的是双重主体，其主体性哲学可以说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这就是上帝主体和个体主体。中世纪早期哲学探讨上帝和个体这双重主体在历史中的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主体间性”问题。因为主体哲学的精神特质以及它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聚焦于人的感知和信仰，而不同于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那样关注理性以及概念的结合，他们也不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关注范畴的关系，虽

然像斯多亚学派和普罗提诺这样的思想家还是有所讨论于范畴。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都有某种“反智的”属性。然而这种“反智”主要在于批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结构，把建基于“形而上学”这种知识形式之上的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推向以实践意识和历史意识为主导的哲学活动，并以其为自我意识的主题。

这就是说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的主体性哲学所蕴含的趋势（实践的、宗教的和历史的）是其“去希腊”的基本属性，而推动这种趋势形成并令其清晰化的则是基督教。如果说希腊化哲学所造成的有别于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的变化还属于希腊哲学框架内的事务，是由理论知识向实践知识的变化，那么基督教的兴起则为“去希腊”提供了现实力量。公元元年之后的前三个世纪，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迅速扩展，遍及北非、今天的西欧和现在的中东。如果我们不含偏见地评论基督教的地中海化，那么完全可以说基督教是公元元年之后地中海世界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诚然基督教在面向整个地中海扩展的过程中内含着希腊化的表征，基督教不断地向希腊世界学习，尤其运用希腊哲学的论证以塑造基督信仰的可理解性，使得基督教信仰具有某种理性化的内容，然而基督教在中世纪早期的更重要方面则是“去希腊”，可以说“去希腊”的诉求远远超过其“希腊化”的诉求。基督教的“去希腊”因素尤其表征在它为希腊哲学提供的历史维度方面，基督教透过对“他乡”的想象蕴含了人类终末的历史信念，而像奥古斯丁这样的思想家正是从这种终末论思想中重新诠释人类的命运，从作为历史命运的自我意识中发展出罪责的历史感，从一个完全不同于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的角度形成对于人的再度言说。

若论雅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中世纪早期哲学之间存在的断裂，当推中世纪早期哲学历史观念的呈现并且趋于成熟，而这个

时期哲学的历史观念与最初结缘始于希腊化哲学，最终则在基督教尤其是奥古斯丁的哲学中成型。希腊化哲学家透过自然哲学寻找去柏拉图和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起点。诚然希腊化哲学不能够称之为历史哲学。伊鸠鲁学派没有提供哲学解释的历史维度，他们的哲学是机械论的，而机械论是非历史的。虽然伊壁鸠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卢克莱修采用原子论解释人类社会、社会历史及其文明进程，然而由于原子运动是机械运动，卢克莱修的社会历史解释恰恰属于机械论的解释。怀疑派哲学也不讨论存在的历史，因为怀疑派把所有关于人类活动、认知和知识的形态都归结为两类不同的判断，即所谓的“式”，用这两类具有同等强度的论证解释判断的有效性，指出任何含有普遍倾向的判断都是独断的。即使如此，怀疑派仍然在所谓的习惯里面建立了一种微观的历史解释。怀疑派认为任何判断都不具有对于其他人的客观性，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之所以可能在于人受习惯的指导，人透过习惯生活，他们以习惯作为生活的技艺。我们可以把习惯理解为怀疑派的个体历史观念。既然并不存在普遍知识的知识本体，就需要靠个体知识及其习惯来维持生活的可能。怀疑派一方面是反雅典时期的知识论的，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会设定先验的公共知识，尤其是柏拉图否定了知识个体地展开的历史维度，而怀疑派则努力建构起个体知识与个体性习惯的关联，以期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历史意识。

在希腊化哲学学派中，为中世纪早期哲学提供较清晰历史维度的学派当推斯多亚学派，可以说斯多亚学派为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历史观念作了真正的预备。他们从感知觉真实性的角度论证了自然的真实性以及自然作为历史活动的物体的真实性。据此，斯多亚学派把基于个体的感知确定为自然的关联者，建立起自然理性与个体存在的紧密关联，从与自然关联方面，从而也是从与自然运动的关联方面来解释个体性存在，把存在明确地确立为个体

的自我把握。斯多亚学派视个体性存在活动为自然的基本活动，强调个体是与宇宙城邦不相分离的存在。这种不可分离性在本体上表现为质料的连续性，在个体伦理主题上则表现为个体记忆的连续性。斯多亚学派用一滴醋滴入大海作为事物之间存在完全混合的比喻，强调一滴醋滴入大海时仍然是一滴醋，因为这滴醋对于其自身的特性有着自保存，在某种程度上说捍卫了这滴醋（如果我们把每滴醋都理解为个体的话）的自我意识。斯多亚学派在解释个体性起源的时候，无论是4世纪的斯多亚哲学家还是2世纪的奥勒留，都意在强调甚至低等动物都存在自爱的意识构造，即使低等动物都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个体特质。他们以此论证了人的自然乃是由其自我记忆的历史所呈现。可见斯多亚学派从整体论角度提供了宏观历史的动力学论证，以自我意识的质料原始性论证个体的自然历史性。

希腊化哲学透过呈现自然历史的观念为中世纪早期哲学的进一步“去希腊”作了预备。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不是从自然历史的角度来呈现哲学的视野，然而希腊化哲学显然更钟情于自然历史的哲学形态。伊壁鸠鲁学派在原子论与自然历史之间建立起的某种形式的社会观念，怀疑派透过习惯的观念确立生活的自然历史观念，斯多亚学派则把自然历史观念作为哲学所有主题的基础，它所谓的合乎自然地生活、自然法、把握性印象和物理学（包括宇宙论和认识论）无不蕴含着所谓的自然历史的信念，它也以此确立了它所谓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希腊化哲学是在自然历史的哲学观念框架下“去希腊（雅典）”，然而它们保持着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形态，只不过它们称之为自然理性而已。中世纪早期哲学则把希腊化哲学的自然历史观念推进到人类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哲学历史观念，从而有了现代哲学历史观念的萌芽。

三 主体历史观念与“去希腊”

如果说希腊化哲学已经开始探讨自然历史，还没有真正开启现代意义的历史哲学的话，那么中世纪早期哲学就实质地推动了哲学从自然历史观念走向主体历史观念；虽然希腊化哲学已经聚焦于个体性伦理的探讨，然而希腊化哲学家的个体观念仍然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这仍然是一种与自然融合或者混合的个体，虽然我们可以说希腊化哲学家的自然历史观念催生了个体历史意识，然而那种个体性仍然是按照自然生活的个体。自然历史的哲学观念驱使人不再受限于柏拉图的理念的先验意识，使人从生存史和生活史中审视自我的维度，然而它仍然有强烈的循环论或者机械论的模式。可见希腊化的自然观念还只是预备性的历史观念，因为主体性内容以及主体性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显示。

中世纪早期哲学则奠定了主体历史的观念，清晰、关键且实际上呈现了“去希腊”的哲学趋势。中世纪早期哲学家改变了希腊化哲学家塑造人的存在意识的角度，他们不是从自然历史的角度建立自我意识，而是从神的角度塑造社群和自我意识。当中世纪早期哲学家从上帝的角度塑造自我意识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从上帝的救赎历史去塑造人的自我即把人塑造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基督教所造成的去希腊化意味着西方思想的典范转移，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哲学家看来，上帝是一个位格性存在，他具有绝对的主体性。这意味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性思想模式转向基督教的主体性思想模式，作为救赎历史的上帝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他以爱的意识重建人类的普遍理想，一个普遍性的自我，这就是所谓的天国的历史形像。与此相对的则是一种人类主体的历史，它是与上帝对抗的人类主体的历史。人类以他对于他自身的记忆造成他对于遗忘的抵抗，造成一个连续的自我共同

体。在自我主体的人类看来，人类没有必要借助于上帝的历史来建立人类的历史，他们完全可以借助于他的自我的记忆造成人类的历史。因此，以人类为主体的历史意识只有在中世纪早期哲学中已经真正成型，虽然在基督教的视野中这被批评为一种堕落的历史：这是对上帝的反抗。但无论如何，早期中世纪哲学显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主体的上帝的对抗，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与作为主体的上帝的历史的张力。

“去希腊”的思想趋势所造成的哲学精神与雅典时期希腊哲学精神的区别明显地体现在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努力中。今天的许多研究仍然保持着一种顽固的惯性，即从与柏拉图主义及整个希腊哲学的关联中解释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工作，仿佛他们主要是在延续希腊的思想，以至于我们总是在低估他们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影响，没有能够充分评价他们对于后续西方思想的开创之功。本书则旨在指出，无论普罗提诺还是奥古斯丁，他们其实都提供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们的哲学不仅生长于希腊思想之上，还生长于非洲和其他非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上，尤其生长于基督教的因素之中。无论普罗提诺的亚历山大还是奥古斯丁的希坡，它们都蕴含着重要的非希腊因素，意味着希腊哲学在这里所发生的某种断裂，而这种断裂对于中世纪早期哲学形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普罗提诺的亚历山大城比柏拉图的雅典更接近东方，也更能够亲近东方并且传承东方，普罗提诺在哲学本体上的主体性设定迥然不同于柏拉图的实体论论述。奥古斯丁的希坡更不同于柏拉图的雅典，理性于奥古斯丁只是哲学运思的要素，只是理解发生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最终形式，人的存在并非始于更非终于理性的事业，它更在于人透过信心与上帝的关联。人在历史中的自我意识维度要远真实于单纯概念性把握下的自我形式。

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甚至比希腊化哲学家更能够洞悉怀疑派